

马克思自然观的三个维度及现实意义*

于冰

【内容提要】在新时代，要深化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必须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自然观独特的方法论。马克思对自然的研究，主要凸显了三个维度：一是实践的维度。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自然观相反，马克思的自然观强调从实践来理解自然，要求对“人化自然”的双重含义给予合理的对待。二是历史的维度。马克思强调将自然置于历史之中来研究，对自然与历史予以统一的把握，要求对生态问题必须予以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审视。三是资本的维度。马克思强调对自然的考察要同对资本的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自然观 实践维度 历史维度 资本维度

作者简介：于冰（1978-），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 150025）。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关于人类如何认识和对待自然、如何掌握和运用自然规律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马克思的自然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创立时期，通过批判各种旧哲学、建立新哲学而阐发了大量有关自然的思想；第二阶段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论》创作时期即政治经济学研究时期，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分析，阐发了丰富的自然思想；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史学研究时期，通过对古代社会史和俄国公社发展等问题的具体研究，阐发了许多有关自然的思想。马克思的自然观内容丰富，论域广泛，需要进行全面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但就其方法论特点而言，主要凸显了这样三个维度，即实践的维度、历史的维度和资本的维度。正是这三大维度，体现了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深刻变革。

一、实践的维度：自然观的深刻变革

在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会有关于自然和世界的看法，而且各种看法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关于自然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推进的。马克思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最早关注自然是从其博士论文开始的。从其《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这个论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自然的关注，尽管这里讲的自然并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界，而是有其更为广泛的含义。借助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两种自然哲学的比较，马克思阐发了自己对自然的初步认识，并且阐发了有关必然与自由关系的思想。随着对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逐渐深化了对自然的认识，从而确立了新的自然观。追溯和检视这一发展过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马克思自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生态意识的培育与践行研究”（14BKS055）的阶段性成果。

然观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的批判改造，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变革。

黑格尔是近代以来系统论述自然哲学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其《哲学全书》的第二部，就是《自然哲学》。从绝对精神出发，黑格尔认为自然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是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而且，自然是由各个发展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必然的，推动它们发展的是其内在的辩证法即内在矛盾。据此，他把自然界的发展划分为力学领域、物理学领域、有机学领域。相应地，第一篇考察的是空间与时间、物质与运动以及天体运动；第二篇考察的是物理天体、物理元素和气象过程等；第三篇考察的是生命，即地质有机体、植物有机体和动物有机体。这些领域是作为有机联系的系统而存在的，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整个宇宙精神。这种自然观显然是一种纯思辨的理解，所谓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不过是精神的“漫游”。除了《自然哲学》，黑格尔在其美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分析自然美时也论述到自然，尤其涉及人化的自然。黑格尔认为：“这样一来人就‘把他的心灵的定性纳入自然事物里，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外在世界里’，因而‘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①但黑格尔所讲的“人化环境”，不过是精神意识在自然环境中的“外化”。

费尔巴哈从人本学的立场出发，阐述了与之相反的自然观。他认为，人本主义或人本学就是以人和自然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基础。自然不应由精神来证明，而应由自己证明自己，自己产生自己，自然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因果性和规律性。据此，他批判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和目的论，同时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自然观。与此同时，费尔巴哈也涉及了“人化自然”的问题。在分析宗教的起源和秘密时，他认为，“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人化自然本质，反过来——因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也以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对象化、外化他自己的本质”^②。费尔巴哈这里所说的“人化自然”，不同于马克思所讲的“人化自然”，主要是指人对自然的一种虚幻的想象或幻觉，自然被披上了人的华丽外衣。

可以看出，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在对自然的看法上，都是各执一端。黑格尔虽然在对自然问题的理解上看到了人及其精神的能动性，但他过分夸大了这种能动性，以致自然完全成了精神的外化表现和产物。费尔巴哈虽然推翻了自然观上的神秘主义，但他所讲的自然只是静态直观中的自然、完全外在于人的自然。尽管他也讲到“人化自然”，但主要不是从肯定意义上，而是从否定意义上来讲的。马克思的自然观正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针对黑格尔以及其他一切唯心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并不是什么绝对精神和意识的产物，而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③离开了自然界，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无论社会怎样发展，自然界总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现实前提。所以，马克思一再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④。可见，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针对费尔巴哈以及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马克思主要突出了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哲学以及其他一切旧唯物主义尽管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一般前提，但其根本的缺点就在于缺乏实践的观点，即离开了实践的观点，只是从纯粹客体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只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自然，以致对自然的理解走向片面化和简单化。正因如此，马克思在阐述自然问题时，特别突出了实践的观点，并将实践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辩证唯物主义性质的自然观。

①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18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8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8-39页。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自然，应当对马克思的“人化自然”加以合理的理解和把握。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化自然”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然，二是指“属人”的、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即非异化的自然。这两种自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使用。

先来看第一种含义的“人化自然”。马克思研究自然，与以往的“自然唯物主义”即“纯粹的唯物主义”不同，不是离开人、离开人的活动来抽象地谈论自然及其作用，而是认为自然是同人及其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是借助于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通过人与动物的区别阐发了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们今天所面对的自然，实际上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①。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也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自然逐渐变成了人化的自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针对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的直观唯物主义，从实践的观点做了有力的回击和深刻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确认周围世界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没有发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人类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②这就是说，在实践活动中，不仅自然界在人化，而且人本身自然也在人化；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周围的自然和人本身自然实现着双向改造。

再来看第二种含义的“人化自然”。这种“人化自然”的“人化”，并不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是指自然界的“属人化”，即自然界不是成为人的异己力量，而是成为有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客观对象和现实力量。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应当通过人类的生产劳动，通过自然科学和工业，变成属人的自然界，即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自然界；只有这样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使人和自然界相分离，把人对自然界的占有变成了对自然界的丧失。人在这样的自然界中感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痛苦和奴役。人改造自然的力量越大，他自身就越渺小，因而人与自然处于紧张的对立关系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不断强化这种紧张和分裂。因此，要解决这种分裂，使自然界不再成为异己的力量，就必须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可以重新实现人对自然界的占有，使自然界成为真正的“人化的自然”，即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因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③。

总的来看，不论是何种意义的“人化自然”，都是同人们的实践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实践，就很难理解马克思所讲的自然，尤其是人化自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这一思想究竟能够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迪？深入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合理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就第一种含义的“人化自然”思想来说，应当结合今天新的发展现实，予以合理的诠释和正确的把握。社会要加快发展，推进现代化进程，无疑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然要求充分利用和改造自然，让自然给人类带来更多财富和利益。就此而言，“人化自然”的观点必须坚持。但是，重视“人化自然”，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人化”的程度越高越好。人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的程度是要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主要来自自然界本身和人本身。其一，人虽然不同于自然，但又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既然人是自然之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他的活动及其自身的发展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习近平反复强调：“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心、落实于行。”^②其二，人的创造不能离开自然。人不同于动物，人是富于创造性的。正是在创造的过程中，人才体现出自己的本质力量，才真正超越于动物。但是，人的创造不是凭空的创造，诚如马克思所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③并且进一步认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④。其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必须注意自然界的“优先性”。人总是在实践活动中生存、发展的，离开了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劳动，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人类历史就会中断。但是，即使实践活动再重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⑤。尊重自然，会得到可喜的回报；违背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就是通过这种作用得以显现的。所以，“人化自然”的发展不能以破坏整个自然界的平衡为代价，“人化”的限度应该合理控制。

就第二种含义的“人化自然”思想来说，应当突出“以人中心”的价值指向。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化自然”不仅仅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也指自然界的“属人化”，即“人化自然”不应是“敌视人”的自然，而应是“亲近人”的自然、适于人的正常生存发展的自然。这一观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我们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加速经济增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人的发展。我们应该反对为增长而增长的发展观，新型的发展观应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所谓以人中心，就是在规划和推进发展时，必须把人民的利益当作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服务于人民、有利于人民。假如以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那么这样的发展只能是破坏人的生存发展的“发展”，是违背人的本质、本性的“发展”，一句话，是“异化”的“发展”。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⑥因此，我们一定要明确发展的目的，这就是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家园。

人对自然的对象化和自然对人的“人性化”实际上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或者说，人与自然是双向生成的。人与自然是互为对象性的存在，又彼此从对方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力量。就像植物和太阳互为对象化存在一样，“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

⑥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①。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中，人对自然的依赖更大，人不能企图凌驾于自然之上。因而，使自然的改造与发展趋于“人性化”，这是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二、历史的维度：“自然—历史”观的确立

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来考察自然，同时也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自然。在这里，实践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坚持从实践出发来考察自然，就意味着不能仅仅就自然来研究自然，而是要把自然放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来考察。或者说，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自然及其发展。这是对以往自然观的一个重大超越，因而构成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现实世界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和社会始终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在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中，自然和社会总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实际形成的是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或者说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不断改变自然进而改变社会的历史。所以，考察自然不能离开社会及其历史。

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重大变革，就在于克服了以往旧唯物主义局限，确立了“自然—历史”观。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物论自然观基本上都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其主要的缺陷，就是在对自然的看法上缺少历史的观点。费尔巴哈就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③ 与此相反，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变革，就在于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当马克思将视角转向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实际上就在寻找自然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关联。这就是要探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影响，以及自然界与社会如何协调发展等问题。

社会发展虽然不能用自然原因来解释，但其毕竟与自然条件有关，不能完全轻视和否认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此，马克思无论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还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以及社会发展的一般研究，都没有忽略对相关自然条件的考察，从中反映出他对自然以及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考。马克思著述中所涉及的自然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地理环境、资源、气候、交通等因素，这些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把很多自然因素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变成了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

第一，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发展有着加速和延缓的作用。不是自然环境所提供的自然产品的绝对丰富，而是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④ 地理环境还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开放程度和现代性的发育程度有重要影响。一般说来，位于沿海、水路的国家比较开放，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较快；而远离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页脚注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洋、四周环山的国家则往往趋于封闭保守，社会发展缓慢。从欧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地理环境比较优越的国家。如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美国等，都是海岸线上的国家。相比之下，德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发展的起步较晚，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长期四分五裂，另一方面也同远离海洋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地理环境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的程度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产业形态下也是各不相同的。

第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是物质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和构成要素。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①。人类最初是靠自然界所提供的现成生活资料而生存的，后来逐渐通过加工自然资源生产出新的材料和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类社会就是人在与这些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中向前发展的。资源往往是通过生产对生产力尤其是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如美国自19世纪以来，工业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赶上并超过英国，除了其他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具有比较丰富的自然资源。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土生产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②另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开采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③。

第三，气候条件。气候条件对一个国家的生产结构、生产布局有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影响更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④为什么温带易于资本的生长、发育？因为温带地区土地的差异较大，产品种类较多，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往往会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形成和发展。与之相反，热带气候所形成的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之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此外，气候等自然条件还规定着剩余劳动的界限。“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⑤

第四，交通条件。社会的发展与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交通一方面与技术发展有关，当然与自然条件也有关系。马克思在谈到亚洲社会长期发展缓慢时就指出，交通的不发达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公社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例如在印度）。”^⑥与之相反，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快速兴起为资本主义国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变。这种改变除了来自16世纪前后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外，更重要的是来自铁路的修建。马克思把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这不仅是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交通运输问题，而且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促使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变革。如对于那些交通条件落后的国家，“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页。

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①。

总的说来，自然条件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伴随现代社会发展而减小，只不过是影响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条件一方面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又直接受制于社会发展。这就是社会发展对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对此，马克思不是就生态来研究生态，而是从社会的视阈来研究生态，因而研究的重点放在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尤其是关注社会发展、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影响。诚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所说，“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这种理论的起点和实践起点在生态学家那里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②。事实确实如此，马克思对自然不是孤立考察的，而是从社会劳动的目的、组织方式、劳动方式以及资源和产品的分配方式等方面进行探讨的，特别是从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性质方面来探讨的。在马克思看来，近代以来生态环境之所以会出现各种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自然界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人们的行为造成的，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只要这种发展状况不改变，生态环境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关系。尤其在今天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社会因素更是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理应加强关注。

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科学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是在发展上解决好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一是转换发展方式。从以往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向高质量的发展方式。二是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业，发展新型节能产业。三是转变发展动力。由过去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为主要动力转向以创新为主的新动力，用创新推动发展。要实现上述这些方面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新发展理念，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③ 习近平强调，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④。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只有坚持这样的理念和发展方式，才能保证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赢”。

三、资本的维度：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揭示

马克思对自然的考察，无论是从实践的维度，还是从历史的维度，常常是同资本批判紧密联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62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22页。

④ 参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

在一起的。因此，从资本的兴起和发展来看待自然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又一重要维度。这一维度是实践维度和历史维度的具体化。马克思的理论主题是要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而要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关键是要摆脱资本的统治，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为此，马克思用其毕生精力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对私有制下的资本逻辑加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为了揭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揭露资本的内在矛盾，马克思一方面深入研究了资本与人的关系，同时也具体考察了资本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探讨。由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物质条件，所以关注自然是马克思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这正是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重视自然的原因所在。

关于资本对自然和生态环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一段话中给予了清楚的表达：“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

马克思的这些话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就资本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主要阐明了这样一些重要的观点：其一，只有资本，才形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性。资本的生产不同于以前的生产，它不再诉诸传统生产技术与经验，而是依靠科学技术，这就必然会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其二，只有资本，才形成了现代文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低下，人在自然界面前畏首畏尾，只能表现出“对自然的崇拜”。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破除了这种神化现象，开启了新的文明。其三，只有资本，才打破了各种地域限制，扩大了交换和交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利用和交换自然的力量有限，因而其活动主要是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重复着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的扩大，人们开始冲破狭隘的地域界限，克服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开启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在利用自然创造文明的同时，又对自然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破坏作用主要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利润最大化是其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资本可以不顾及任何事物的存在和限制，可以冲破原有的各种关系和平衡，恣意妄为地行事，由此产生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资本逻辑自身之中。

一是对资源的任意掠夺。由于自然力和资源“不费资本家的分文”，因而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便无限地吸收和利用自然力和资源，导致对各类资源的盲目开发乃至掠夺。马克思以土地为例作了深刻的说明，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使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一方面汇集着社会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自然条件。而且，对土地的残酷使用，对土地本身也是一大伤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① 马克思虽然讲的是资本对“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掠夺，实际上也适用于所有对自然资源的分析。

二是对生态环境“新陈代谢”的断裂。在这方面，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有独到的阐发。他认为，在研究马克思的自然理论时，必须注意其“新陈代谢”的观点，即资本的发展造成了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断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这种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种‘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② 事实也确实如此，马克思在研究土地问题时就是把“新陈代谢断裂”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③ 由于土地“无法弥补的裂缝”的出现，最后必然是对土地自然力的极大破坏。

三是对人的生活环境的破坏。资本的扩张与发展，不仅造成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的衰竭和“裂缝”，而且侵害到城市生活。由于资本的侵入，不仅工人的劳动发生异化，而且其生活环境也发生了严重的恶化。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空气、阳光、清洁不再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反倒是黑暗、污浊、污水构成了他们的实际生活环境。恰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在工人那里“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④。在这里，马克思将工人生活环境的状况揭露得淋漓尽致。在此后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更是对工人的居住条件、工作和生活环境做了详细描绘，生动地反映了资本对生活环境的破坏状况。

四是对消费的盲目刺激。资本要增殖，必须要求扩大消费。无论是扩大资本的再生产，还是扩大销售市场，都要以扩大消费为前提。如果资本家不能将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卖出去，那么剩余价值就不能得到正常实现，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就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刺激消费，甚至鼓动盲目消费便成了资本增殖的客观需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消费需求做过高度概括，并归纳为三点要求：“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⑤ 正是由于消费的刺激，造成了许多资源和能源的盲目开采以及许多产品的浪费，由此带来资源环境的压力，进而形成生态环境的危机。

总的来说，近代以来生态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非自然性、反自然性的一面，最根本的原因是资本逻辑的强势推进。当年马克思就说过，“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580页。

②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8—9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①。这里所说的“那些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资本与资源的矛盾，尤其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无限性与各种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如果这一矛盾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任资本无限扩张，那么生态必然失去平衡，资源必然趋于枯竭。

马克思关于资本与自然关系的立场、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处理这一关系也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应当看到，资本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本性。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始终是其首要目标或最终目的。在逐利驱动下，资本的发展往往是盲目的，一旦失去监管，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任凭资本盲目发展，它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很难控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世界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现象，这就是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资本实力，千方百计将传统的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同时也把资源能源的开发以及废品垃圾的处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就加剧了世界性的生态不平衡和环境危机，从而引发了全球生态正义问题。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产生，已经向人类敲起了响亮的警钟，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重视起来，正在制定相应措施加以防范。我们更加需要增强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推动经济和生态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4、5、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 [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4]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编辑：张 剑)

(上接第66页)发达落后之分，人类唯有携起手来，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上，坚守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原则，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共同价值，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之于世界，乃至人类自身的真正意义，才能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清洁美丽世界”“美好地球家园”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道路上，真正实现跨越性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7、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 [6]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年。
- [7]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编辑：汪世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5-96页。